慊堂存稿　單

E 43
321

慊堂存稿目錄

刻 柳灣漁唱二集序
答河邊東山書
送大槻廣甫序
書科長戶鳳（風）首
刻 白河儒官南陵片岡君墓碣
刻 林園月令序
刻 与樗園先生書
刻 題石本爭坐位稿後 代、二篇
刻 産科撮要序

E 43/321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
B 23475

刻 白川常盤君墓表
刻 南泛録序
刻 急就章跋
刻 醫官法眼柳沂多紀君墓碣銘
複 岩崎氏藏骨記
弘法大師年譜序
生殖記
陽生所藏華沼老人墨蹟後
刻 奥州盤井水五串溪橋記
刻 釋瓦
刻 海録碎事跋
刻 河豚詩并序
刻 題僧元慈詩巻
刻 題四君子畫
刻 餞笠原弟引
刻 櫻房記
刻 龍吟
刻 宋研
刻 登高能賦
故掛川城主従四位下侍従備中守太田公墓誌

松屋製

故掛川城主攝津守從五位下太田公墓誌
故掛川城主備後守從五位下太田公墓誌
故佐野城主堀田君墓誌
君夫人墓誌
華陽居圖引
長笛銘 代
刻 題國意考辯妄首引
刻 百衲庵記
宗山居士畫像賛
題清雨江總督緣江圖後
竹深避暑圖為檉宇公
刻 故參政佐野城主堀田公墓碑銘 代
刻 望瀛亭集送海津子逸詩序
刻 名言通序
刻 王荊公詩序
刻 石劍記
刻 書丙丁烱戒録後
刻 題岡本花亭君詩卷後
蕉花引為天瀑先生賦
刻 男廿口數可卜土地之盛耗

松屋製

刻

髯翁壽壙記 代林長公

拾遺

文武涇渭辨序
代三木氏墓陰記
答澤九輔
答島田君問目
貞香女追悼歌巻後
讀張敞傳 并贊
題機山遠諱噠嚫列名冊首
獅子圖歌為沼田君家丞月岡子
小澤室君墓表
圓相先生墓表
米澤故監察丸山君墓表
檜師圓相小村先生墓
關老夫婦藏齒冢表
墨水漁唱跋
記淳化祖帖後
秋萩帖跋
題仲篤起卿詩後
代書彌陀經後

松屋製

書楓山文庫古鈔本後 刻文有異同
書爾雅音釋後 鈔刻本
稲荷神社考序 鈔刻本
與北郷新太郎
生田翁遺像賛
與根齋

松屋製

答河辺東山書

昨足下書至會余不在夜帰披緘因審游学五年無寒暑飢寒之厄奉遺體以帰可喜可賀且其所經山川之勝風土之異目觀足蹈手記心知以益廣学問之趣是乃遠游之力固学者所樂也然而足下書乃云游学始帰而父怒逐之因乃使余居間以全父子驩余固既任其責矣雖然因子之書而推子之心他日無乃使余食言於子之翁者乎今一辨之子其聽勿忽夫父在不遠游〻必有方者足下不知乎告而游〻而有方父母之心猶有所不樂者又況易方而

鷗外藏書

游〻而益遠其帰也為之父者何得不怒〻而逐之
国宜矣而足下乃如有所憾者何也来書曰螢雪晒
眼到韋編断螢雪照書者古賢者事也韋編三断乃
我夫子晩年事晒眼俚語不可入於文晒者曝也以
風日曝乾物如晒薬曝書也到至也然用以為助語
者皆用至字游学五年之久猶不能解晒到二字而
妄自大言以古賢螢雪之勤聖人韋編之断自欺〻
人者豈謂世無讀書知字者乎雖余無似猶知其不
可也以遠游之易方又有学而不識字之罪子之父
之怒益宜又曰蘇秦為嫂妻所辱而後揚名天下大

松屋製

取　○其

舜號泣于父母于旻天此益可怪夫大舜父頑母嚚
象傲動謀殺舜足下抑有舜之行而遇頑嚚父母乎
養傲弟乎蘇秦出游數歳大困而帰凡弟嫂妻竊皆
笑之出書徧観期年以出揣摩遂帰卿相之貴其国
而帰也既已習於鬼谷子之学今子之帰也晒到二
字猶不能解則○所学而得亦果何事乎其引二聖兩
賢与游説之豪而自解者皆為不類然為其得罪於
父而不得近之其悔

廣甫嘗
作士廣

送大槻廣甫西游序

大槻氏旧為奥中鹿族自玄澤先生以洋学通明奉
朝請 大府而族子清臣以磐井郡循吏顯其弟士
縄以經行修飾陞仙台府督学於是今則為一方名
門先生之季子廣甫又能蹈厲鼓舞以文藻称於昌
平國庠君子謂宿学偉才同時悉萃於槻氏門仙台
府得人之盛見於此矣歳二月廣甫将游上國經山
陽南海赴鎮西豁其胸襟以名山勝水弘其学識以
績德高才訪余於羽澤之空山問途所由取一言以
別余鎮西人也少經廣甫之所欲赴以来於此今老

松屋製

一書無一〻二字

矣猶能歴指名山勝水之可游者以告之如其績德
高才則余寡交今又老居窮山不能一〻遍識也廣
甫自物色之可矣苟有謂不識子而見拒者出斯言
以示之知我者謂我言是也其不知我者豈有聞子
父兄之風而不延之者乎酒酣推其背起之曰去矣
去矣嵐山芳野花候將及遅一刻不可

松屋製

言

書科長戸風首 代

穿穴古史浸涵旧史優遊比興之源本居氏之学其
初何曾不善哉至其目空一世以鳴得意引老莊之
虛無附七五之淳質坐仁義以逆謀擬名教以詐偽
則今之言学者又莫不言於本居氏焉故余嘗欲就
古事記傳作其所不善而取其所善以覈其功辠焉
今讀沼田生所著科長戸風一書乃能作其所可作
殆与余意合也其又何不取其所可取而存是〻非
〻之公乎哉及生之請余序則諸賢之所贊揚与生
之自叙連篇累牘皆能既併余之所欲言而不肯言

者而重疊言之則虽余序亦固有在也爰答來意之懃略弁取舍之概置首簡而還之庚寅夏五某識

醫者沼田道意著科長戸風三巻辯鈴屋氏之学以玄晏一装乞我林長公而長公之序如右復讀而終業喟肰嘆曰今之儒者奉仁義而食名教者孰則不識忠信礼義為兜鍪干櫓者今有名教之賊如鈴屋氏者猖獗自恣逞其老謀五六十年加其狂欲者而使軒岐者流以刀圭之餘藥嚢之提獨任是膺之責則彼擁兜鍪干櫓坐皐比之上者亦何面目以立闕里之門墻乎如生者孟子所謂聖人之徒欤及讀長公之序功辠分明其処老賊譬如光武之待隗囂公孫述有横來大則王小則侯之風誠不負奕世之儒將哉

羽澤老圃復斎評

松屋製

弘法大師年譜序

弘法大師具大威儀坐化於高野之山今千年矣其徒畏敬崇奉之誠愈篤悽愴如将或見焉故記其德化法力修咒祈禱調伏藝能游戯之槪而傳之者數十種或簡而雜或博而汎真假踳駁傳會間復不尠其他國史之載野乘之編家記物語所波及莽不可紕梳雖其徒亦每苦採擇焉況其他乎哉無量壽門主得仁師司鐸野山乃倣史官編摩審定之例寧失於煩毋疾於略以日繋月以月繋年衆説並陳苗莠自見旁午參證雜者精汎者要名曰大師年譜書方

松屋製

釈僧祐南斉人撰釈迦譜十巻今存
○余

脱稿而師病痱四年其徒急於梓行校訂繕写者患其繁重取其所輯録或挙頭尾而省其中或録凡要而鏟其前後与初聞発凡起例面貌殊別刻版既訖請序于余。意頗慊焉雖然後来有僧祐其人倣釈迦譜以造弘法譜能依本編原目補其所省益其所鏟以従事則是編亦犹歴代史書之草巻長編耳此雖大師一家之書以其不失史家体例序而答其請也

天保十一年秋八月述斎林衡撰

松屋製

記一作説

生殖記

或問余曰某城主不能至窮乏之国今将養佗邦公子為嗣而自老於麻生之庄処之有道乎曰非其類而嗣人之国古無而今有之従今之俗処之何為無道乎今君之老也養某公子為嗣使公子持万金入継以此金為生民之計三年使之又養某公子為世子使此公子更持半万入為之子両公子因為起羣之人父子推轂或沿封国或升廟廊十万石之封可復於旧十万石之臣民亦可小康也生民之計何如万金之内以其半給授受之費以其半付之於富商

闕字疑當在不下

可得其息歲三百金矣吾聞之越後之人其國産育
女多而男寡凡婦女有孕也又不論其義与不義生
必挙之挙而育之六七歳至十四五歳必賣之牙儈
以為娼妓大都及東北方所在娼妓皆是也余文政改元五
月游奥紀述名游東陬録其中書此事以寄一慨曰大氐自下毛至仙道土荒人少俗多不挙子其民二
男一女聘妻不易凡駅有逆旅処以置娼其無妻者就睚焉一夕之懽率損一月之粮土荒人少賣田宅
不售少間輒棄往四方是以荒田廢宅所到相望余行天下頗留心民瘼凡中国万石之地以万口為率
闕劉山逼水無地不人重去其土是間万石僅三千口衰少処又減三分之一俗吏庸陋無識以溺子為
旧俗以置娼為富其土可憫也夫此乃其事故付書而其售極賤良家女之為
娼妓閒亦不鮮亦可憫也今用其息三百金買其女

松屋製

子百人自十歳至十五歳當年便可字者五十人属
之里正為之主配之良民明年可得廿子其未可字
者待年者五十人付之藩士及豪民以供使令四三
年間又皆可字也毎歳得百女三年得三百女三年
養
後再得嗣君得五千金又以其息三百金毎歳得百
女如此則十年間可得千七百母令一母出三子生
殖可五千餘子至十五年又得千母各出三子生殖
益多殆可至一万子十五年後一万子半雌半雄得
五千母各出三子又生殖五千子得二万五千子蓋
以世俗所謂鼠生子法算之可也至廿年後其數殆

又倍之其城所隷四万石其万石之民僅二千五百口四万石惟有万石之生靈耳此其国之所以窮乏也今以其所生殖五万口加之前時之生靈則六万口矣以六万口耕四万石之地比之前時国力五倍有餘虽謂剗山遏水無地不闢可也今之所望荒田廢宅変為良田美墅可此乃句践所以為霸也故大学論治平之法不謂有土斯有人而謂有人斯有土以此也兩公子之賢苟能挙賢任能撫字有法催課有藝近服遠悦所謂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則亦東陲之樂国也哉惟謂之小康乎

松屋製

陽生所藏華沼老人墨蹟後

華沼老人以耆耋之年下与垂髫童子交莫礼不答莫言不酧雖童子之幼慧固足致之亦可以見先輩循々引誘之盛意耳後三十年陽栄卿手装為巻求書其後予少壮与老人一再相見其人温良敦篤可仰尓時童子今又漸老如余見老人時而余亦頭童顔皺比老人見余日殆相及也受是巻踰時累月始能下数語不獨負栄卿而已其有恥老人多矣乙未陽月晦羽沢松崎復時六十有五題

故掛川城主従四位下侍従備中守太田公墓

誌

掛川城主従四位下侍従備中守太田公　姓源朝臣
諱資愛法号道一日敞大居士考摂津守諱資俊母
側室前川氏延享二年九月廿八日生宝暦戊寅襲
封經奏者寺社奉行若年寄拜京所司代陞従四位
下兼侍従寛政庚戌口口　太内新成公護
法駕還宮壬子以疾辞職
天朝恩例前後優渥有加前任氏明年起拜老中輔
口口口年以老病懇請辞職家居四年文化乙丑春

松屋製

以

正月疾病二月十七日考終江戸西窪賜第壽六十有一是年三月　日葬伊豆國田方郡玉津妙法華寺先兆娶長岡城主牧野駿河守源朝臣忠寛女先卒子男三人皆側室所出長采女正資武早歿次襲封攝津守即資順季某夭二女長適能登守土屋泰直亦歿次適木下主計頭俊懋孫男二人長某夭次資言既列於　朝一女適左京亮永井直与

哀子資順稽顙泣血誌

右墓誌余所擬進時齋田茂先為近習頗知典故公竄改官銜　公意向之余不得強請唯々白

松屋製

故掛川城主攝津守従五位下太田公墓誌

掛川城主攝津守従五位下太田公姓源朝臣諱資順字士健法謚大悟院道榮日感居士考諱資愛母側室松本氏明和元年十二月廿日生天明乙巳授今爵文化二年襲封明年丙寅任奏者番越二年以疾終於江戸西窪賜第壽四十有五実戊辰年十月七日也其月日葬伊豆国田方郡玉津先兆娶二本松城主丹波若狭守藤原高庸朝臣女先卒再娶山埼領主本多肥後守藤朝臣忠可女又卒側室樽木氏以天明壬寅十二月十九日生公生一女適左京

又　羽

生一男即備後守資言襲封某氏

亮永井直与先一月歿孫女一人尚幼哀子資言稽
顙泣血誌

松屋製

故掛川城主備後守従五位下太田公墓誌

文化七年六月二日掛川城主備後守従五位下太田公姓源朝臣諱資言字信孟終於邑七月四日羣臣奉柩葬伊豆国玉津先世之兆考諱資順妣側室榑木氏以天明壬寅十二月十九日生公江戸賜第寛政甲寅始見　大君文化乙丑授今官位戊辰襲封己巳就部掛川庚午夏将覲得疾遂不起享年廿有九娶長岡城主牧野備前守忠精朝臣女生一女無嗣病革養宮川領主堀田豊前守紀朝臣正穀子文三郎襲封

故佐野城主堀田君墓誌

君諱正敦字臨卿姓紀朝臣族堀田氏初名村由故仙臺國主左中将藤原宗村朝臣之第八子来婿於堅田領主因冒其姓氏易今名領主諱正富従五位下若狭守君以寳暦乙亥　月　日生天明丁未襲堅田一万石任従五位下摂津守居三年寛政紀元四月拜大番頭明年庚戌六月陞若年寄一任四十三年累功還封佐野城主一万六千石以老重聴懇請致政傳事天保壬辰正月得所請退居麻生別業自号水月老人是歳六月十六日辛卯病卒葬廣尾

松屋製

祥雲寺香琳院先塋謚曰報國院配紀氏生二女側室某〻生八男七女長曰恒之丞殤次曰田村右京大夫敬顯嗣一關領主次嗣攝津守襲佐野城主郎不肖正衡也次曰毛利讃岐守元方嗣清末領主餘皆夭殁十女或帰或夭今存者三人孫曰正脩

天保三年夏六月廿二日孤哀子正衡泣血誌

松屋製

君夫人墓誌

君夫人諱條姓源朝臣太田氏左衛門大夫道灌公十四世之孫考曰故掛川城主從五位下備後守諱資言法号道因公妣牧野氏故長岡城主備前守忠精朝臣女文化七年道因公就部掛川城明年六月大病不興無嗣惟一女乃夫人生甫四歳矣仍請養故宮川領主堀田豊前守紀朝臣正穀君之叔子今京所司代備前守從四位下侍從資始朝臣襲封五万石配以夫人凡十年而嘉禮始成時文政三年也十二年侍從公上大坂城代任例得僭從有氣疾不

能從、天保二年、公東覲、拜京所司代、例亦得偕往、以氣疾故亦不能从、明年壬辰八月、疾遽革、以我君之在京、臣等惶恐号泣、祈神拜醫、百方不効、以是月廿七日、辛卯午初三刻、屬纊于江戸櫻田賜第之内寢、距生文化丁卯十月朔日、得年廿又六、葬城北谷中村本行之原、先夫人牧野氏出、次生一男、曰新六郎、卽今嗣君、二女、長者七歲、次夭、嗚呼國家慣功臣、豁國之無後而絶、許養異姓以襲封爵、而灌公以來、繼々承々之統、幸得賴夫人所出、以保一線、而夫人天祿僅竭於此、嗚呼哀哉、

居守之老臣某等
稽顙泣血謹誌

松屋製

華陽隱居圖引　為子林子

玉堂夫子念名山、天府千里無一拳、遠軸窈窕不可就、發興遣画碧巑岏、虎頭之癡、世難得、写山外史興尤顛、手抽高霖光繭紙、催督門生徃復還、外史以酒為春秋、潑醉先作三層樓、一松蜿蜒跨短壑、万松爭奮翠鬣斟、自竜電擊擘浮雲、忽又下飲万里流、天風拂、拭突兀峰、一帆截江誰家舟、雲嵐奔泊雹乱点、墨瀋淋漓鬼神愁、擲筆滿意卷寄我、我試下說君聽、不上層先生弟子中、賓客止下不得通、四面侍立蒼髯叟、更唱迭和舞清風、々々間歇紫笙起、聽之欣然莫

逆心、君不見華陽隱居非甘仙、讀書万卷娟妙年、一
事不知為深恥、寧靜老又見機先、平叔夷甫識散誕、
著書經世自等身、言有訛舛隨即覚、仙傳古來豈有
疵、五十年間三易姓、潔身乱世得不肰、玉堂夫子文
章伯、八代氷銜星宿懸、太平蒼生仰陶甄、買山欲隱
世不揖、写山寓意山応知、惨澹憂君憂國時、操琴一
唱而三嘆、壁守勾曲金壇天、定聞漂渺之玉参差、

長笛賦　代

此笛雅勝、殊荷司成林子鑒賞、吾惟怪其名之不類
世、古人吹参差以象鳳鳴、則竹実之名施之簫笙可
矣、吾宗方叟老人有古管、係猶間中納言遺愛、距今
六百年、猶冒其族而傳焉、是管良可伯仲、而為予所
得、乃更名相摸、銘曰、
黄門之笛、賜名猶間、是管吾得、字以吾官、佳声終古、
高穿浮雲、

銘

宗山居士畫像賛 并序

君諱信方、姓藤原、号祐左衛門、大垣家士山田傳左衛門之次子、事承我公家臣長鹽平兵衛諱信久後、仕自近習、累轉還近習頭用人兼公用人、事大隆大悟見了三公、隆公嚴君、能犯顏、言人所不能言、悟公溫君、能匡輔、了公立、深倚賴君、而早捐百姓矣、君自是亦無意斯世也、年七十、以重聽致仕、自号宗山居士、衆皆惜之、善内藤氏劍、為悟公師、僚案子弟皆從学焉、在職多病、老後漸健、出逍遥木下、入以謡曲自娯者十二年、年八十二、以文政癸未七月十九日終

10 高知堂製

家、余与令嗣信行奉行善因厚君愛、君以余多病、相戒保護曰、吾有一訣、甚要、子其持之、但晩食減一口飯、又不飲酒耳、嗟夫君言猶在耳、而不能守、今漸衰憊、殆不能食、負君教久矣、奉行以其象求贊、々以余所知曰、

一心奉公五十年、小事糢糊大事決、上獲乎君下信人、吾叙其概績以贊、傳之君家雲仍孫、

高知堂製

竹深避暑圖

「為櫻宇公」

誰把并州快剪刀、梔嶺剪取清瑤水、風枝露葉不知際、細看一々翠鸞尾、眉宇肅々映水竹、風度古人誰其比、玉堂公子消夏餘、指点良工自寫耳、茅齋寄我三伏中、一幅清風隨來使、炎飈熏爍徐更張、習々移宮流清徹、壁上展放渉旬月、未忍小題附幸尓、約公五日公勿咍、病夫疎慢入骨髓、古城山上涼秋至、皓魄流輝不可睡、起園花卉相嫵媚、粉紅爛紫之真意尓時放此万竿竹、飲看千（姑從原本）月金瑣碎、

「此稿頗雜讀、今訂正、然猶(恐)有誤謬」

蕉花引 為天瀑先生賦

福山相公巖廓宰、天瀑先生玉堂仙、一世經綸与輔相、蒼生喁々仰陶甄、餘事譚藝兼揮翰、万人爭珍瓊瑤琨、誰知賞心有同嗜、我蕉俱繞齋房前、非之東山絲竹奏、豈少會稽九万箋、長使綠雲照毫素、欲聽夜雨和詩禪、展開当空障赫日、畜立擁階限塵昏、相公自比蕉寢室、(相公旧号蕉亭)先生亦称旧家山、(先生少時号蕉隱、後遂用蕉軒為別号)蕉亭蕉軒人々知、大章雄篇頭街騈、(公嘗為先生屬書碑板)千乘豪奪誰不從、先生一夢国可捐、相公翻求甚似者、蕉軒之

名先生專、自此相公号棕軒、雨家勝事更喧傳、犹有
眷々、未全忘、五株十株丸山園、春風秋雨幾重心、為
公吐作倒藕蓮、退讓如公当有祥、奇事百年驚華顛、
黄苞一莖大如罌、一葉放処洪於船、△
（己卯秋月、相公丸山園、抽蕉花一莖、苞辯長半之、
受古量四升餘、）
△花中六蘂排蜜脾、蕋中積水毓醴泉、公已謝名交謝
実、手親剪送先生筵、先生門下老刘燬、依艸附本三
十年、蠶慜睍視千桃李、傲肰来捉諛墓錢、老醜面皮
頑如鉄、氷柱雪車謂我儇、先生顧視沙賦之、磨墨含

毫腹枵肰、蕉花本是炎方卉、理旺炎方庇莫先、炎方
一朶酒杯大、蘇公老去酒無權、犹能三葉播故事、如
此三葉髭亦騷、細玩物理不可解、手摘一葉酌如淵、
醉膽輪囷頭角、先生章裁狂簡言、吾陪文鵜雞林海、
又迎日馭扶桑辺、雞林落日想大華、扶桑大繭讓孤
圓、俯仰花卉千万品、細目半囊至牡丹、々々花面徑
一尺、目未獲睹耳只聞、洪纖一々蒙華衮、品藻委曲
無不彈、此花魁梧出品彙、落魄尚書一見憐、靈根翻
受休文詹、緑天又汚醉僧慳、抱負如今此不吐、如存
如亡何足論、相公豪墨揺海嶽、先生吟思泣鬼神、含

靈尽体洪造德、一語收拾不可難、莫道無情閑艸木、
欲併双美豪兩間、氣粗語大老奴態、請筆可筆刊可
刊、雪車氷柱今則亡、醉興欲畱蕉花篇、

鬚翁壽壙記　代林長公

下毛人星鬚翁年八十、顏面贓理如少壯、面白首龐
眉髭鬖々蘞頰頤、而下一尺餘、所以号也、族小川氏、
以星為姓、名長民、字仲逸、一名文敬、又号吞齋、生二
荒山中、少時來幕府、受八法於太田紫溟者、遂領々
臨倣古法書、尤刻意篆隸、嘗西上、々謁華山藤公、又
受其家法、公特奨識、親書雅什貺之、輪王寺法親王
聞之、引見上、其書画、退居州之橡城、從游者前後以
千數、今又來謁余、々乃命楮墨、性强記、好誦古賢詩
賦、奮筆諳不錯一字、蠅頭小字尤精、為余写扇頭蠕

ゝ生動數百言、有海岳雅集記之趣、旁好写古梅盤拏夭蟜、出於古法之外、古人猶老藤如篆籒、或以八分書竹葉、翁豈倣之耶、余頻激賞、翁乃斂容請曰、小人書木石林一枝筆、攀卿月而窺天潢、今又得謁公、而餘景無幾、頃者蕫茅子策將胥議將樹石於生壙、以謀千秋、幸獲賜一書録賤名、素願足矣、余思今之以書馳名者、惟取法於明清、以趁時好耳、如翁上溯古法者、世有幾人、又況篆籒漢隷、問津者絶稀、翁虽耄老、神明未衰、則自今以往、登期頤之年、化境之妙、咄ゝ將与古人並傳、豈待余言而顯乎哉、余特愛其言朴素無華、異於世之賈声誉以自炫燿者也、約敘其概以帰刻之、辛卯二月廿二、雨中寤言室起草

10 高知堂製

文武涇渭辨序

松崎復

廣瀬君穆甫、嘗作文武涇渭辨、先君深善其言、頗蒙采用、君曰、此吾有為而作、今既獲嘉納、吾莫所復用、遂餌諸白魚者十許年矣、既而或有竊謄而傳者、孟人浪客、往々誤係之時權之筆、乃君之名以晦、君曰、苟言之益于世道人心、何必論彼与我、且其言之果是而人用之、則我没吾名、亦所不敢靳也、近藤之迂、為君之門人、欽其遜其美、而又恐世之莫知出其手也、謀上諸木、而不果、口口某、乃捐金濟其美、君曰、此緒餘、將焉用是、數請不置、君於是、命序于予、夫王威

保云、非下疑脫無字

墜而文章散、霸政行而武備盛、文章散則風化熄、武備盛則暴乱興、於是黠民悍卒、目不辨一丁者、朝提鋤於南畝、夕則千夫長矣、今日三家村裏豪、明日則數十莊園主矣、詩書軍令、礼樂干戈、上以此望之下、父以此教之子、世道人心、日因以陋、上下幾四百年、其間非忠臣節士、然所謂非礼之礼、非義之義、十常八九、何也、在上之人、唯一切簡便之政是尚、遂作吾道於迂遠疏濶而不顧、而在下之人、亦無遠慮深識之以補上闕而維世道者、則其勢之所必至、何怪其肰哉、慶長韔櫜且百年、四方無雞狗之警、治道雍穆、

文教丕興、仁漸義磨、又既數世矣、而旧染汙俗猶未盡化、而左道邪説、蠱于人心、比之當年、孰大孰小、嗚呼、陋習之牢而不可抜也甚矣、是則君之所以有此辨也、昔韋陟慷慨悲壯、上馬指揮、勍敵披靡、倚鞍執筆、數千言立成、君之此書、可謂為韋陟者之指南車矣、讀君之此書、能為韋陟者、信能讀君之此書者也、君名清風、号臺山、穆甫其字、宗室津山侯臣、方正嚴毅、時能以樂易出之、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友人益城松明復、字希孫、号慷堂撰、

代三木氏墓陰記

信女諱弥治、三木氏、埼玉郡蓑沢人、父曰庄九郎、生十七嫁余、生一女、夭、男曰小作、生月餘、以蓐瘡歿、年廿三、実文政癸未歳九月廿六日也、信女質厚而温、相余有礼、余[疑今之誤]滅矣、哀々孤兒、惸々鰥夫、何如々々、百歳之後、帰其居、所以志也、是歳冬十月、夫掛川

右筆石川貞助源懋題、

10 高知堂製

荅澤九輔

山士行達足下書數千言、眷言及家累、何其委曲直摯至此也睽離八年之久、所謂死生無消息、傳聞有異同者、一旦得其眞、感愧不可言也、來教見責良深、僕欲不辨、不能終已也、略截回字、足下諒之、十年前、一見足下于井田四明翁、其明年足下入林氏塾、僕以一日之長、厚在諸子上、而足下新進、芒角穎甚、不以僕置之度外、旦夕過從、讀書論文、何事不与足下相謀、僕時有紛華之祟、唯此一事、僕所獨知獨行、何嘗与足下謀、而足下云、為僕所誘、至狼狽失措、不亦誣乎、

10 高知堂製

相知日深一日、則情話今眞於昨、而後足下語及向
典四明書幾部若干金、醫生某爲保、又質某藏書
于某、某生爲保、僕聽而笑曰、有此哉、僕亦典某書于
長谷川氏、彼則不用保也、曰兩本幾錢息、曰若干、足
下曰、某氏則幾分也、足下又曰、向典某氏書、某氏須
其書、僕不得已、假弘文藏書幾帙以代之、而某醫生、
某生不敢爲保、某氏數請典保人相見、僕窘甚、暗擬
足下、足下背諾、僕曰、能償諸、曰能、問其状則曰、假
數十金於桑名執事、期在明年三月、時足下教授於
桑名邸、僕曰、信然則諾、其十二月廿九日夜鼓打五、

松屋製

足下引僕往常盤門外典舗某氏、押僕印訖、時足下
未嘗持一卷書、或曰詩世本古義、或曰百川学海、此
已假僕爲保、當其窘、則說僕往保也、其明年正月、僕
困甚、乃用寄園寧所寄一部、因前川字久者、假金若
干於書肆和泉屋与市、足下亦用筆叢一部、同僕假
若干、与足下同典者、止是一次而已、既而紅殘綠茂、
桑名氏之金不可得矣、僕憂悶甚、足下曰、勿患、有友
在甲郡内者、富冠一郡、情義甚深、嘗約緩急不相捨、
此外府也、往請必得、不毫累足下也、其五月僕於市
俊卿假十金、用幾金償某書于長谷川、又用若干償

寄所寄于与市、而其廿七日、足下告仮入甲、然弘文
曝書期在六月中旬、学舎所仮、照数入庫、唯足下所
仮、鉅策数大部、徧捜学舎及邸中、零紙残素莫所獲、
徴甚甚急、僕知其所在、亦無力以償、則計将安出、唯
苦、至書吏曰、告仮十日、帰期在近、待之而問未遅也、
然以足下因四明進於林門、則主書吏徴之四明、僕
亦語四明以其所在、四明乃使弟子某従僕往常盤
門典鋪、及和泉与市、猶有一所、為万屋某、然僕不為
保則不知也、因審其金本子為幾両也、此在六月上
旬、其十三日片瀬員長以書徴僕、寓曰、子領袖諸生、

松屋製

不謹名検、事聞皐皮、子其請退塾可也、蓋諸生在塾
不謹名檢者、必使自請退塾、未嘗公然加之罪者、養
其廉恥也、是為林門旧例、僕乃即上退呈、其明十
四日允之、其日寓築地小田原庵、然猶日往林氏、候
足下之帰也、其十八日、足下旅服蕭然、問僕僑寓、僕
之喜可知也、足下曰、某日入甲、訪某氏、語以事情、某
曰、贈十金於中元前、十金於中元後、即日不能給也、
於是出甲入相、登江島以観大海、探古鎌倉、問勝金
沢而帰、訪某医生、（曾為足下為典書保者、）某曰、汝在事不測速
去、余今将收然而往、適思足下、故来一訪、僕曰、別後

二十餘日、日望足下之歸、縦令事不濟、出甲入相賞
心悦目、不亦甚邪、若事一敗、則足下置僕于何地乎、
且曰中元前後二十金、可果得乎、足下曰、必得、僕曰、
然則足下再入甲語某曰、此事甚急、万一不得金累
及他人、至中元前後、則求我于枯魚肆矣、虽二十金
莫所用、今幸贈十金、不可、曰七金、又不可、五金亦可
也、足下曰、謹諾、虽然一袗双刀、餘則裩与帶子耳、余
乃脱外套衣、足下曰、僕則有裳可也、足下曰、身無一
錢、僕時困甚、同妻子仰哺老姑、〻〻食作、薪米僅給、
何所得財、探空櫃中、得一袗衣、此陋妻供浣濯之闕

松屋製

者、乃送典鋪、得南鐐一片、屬足下曰、甲距此二十里、
一宿之行也、此亦足矣、速去得金來、足下諾去、僕始
有喜色、曰我今知免連累矣、屈指曰、往二日、還二日、
反復商量又二日、則足、廿六日則來矣、而不來者二
千五百日、忽使書來、見責良至、僕體弱癡人也、不識
足下所謂豪傑者。大丈夫果如此乎、此姑置、別後
餘日、片瀨員長又書召僕、至則傳祭酒之令曰、曰故刪
升堂籍、不得登吾門、此其七月三日事也、時足下所
仮書、未有一冊入弘文書庫者、員長曰、慎之、禍猶不
測、僕問其故、不答而入、僕愕然出去、而後四明債書

之挙起矣、或生曰、四明不償、将鳴之官、以盗貨從事、
或生曰、和泉与市将執子鳴官、僕骨驚膽落、不可奈
何、因憶客歳房州醫人榎本某懇請僕其郷、當時拒
而不從。虽然彼信我者也、我往不可不主、而堀江秀
輔、大島曽益、与榎本善、亦勸僕往遊、以其九日、寄身
于百文船、銭不可得、乃鬻足下所遺鉄扇骨一把、僅
得銭一百五十文、老姑賣熨斗、又四百文、旅装略辦、
此間四五日、晝伏夜起、唯恐見人、鼠嚙猫吟、亦疑邏
卒、鶴涙風声、皆驚捕吏、始得解纜、直覺懼微解、何也、員
長禍不測之言、四明盗貨從事之説、使之然也、使足

松屋製

下易地、処僕之所処、則果能泰山□之乎、抑怨僕乎、
在房両月、徐得友生書、因審足下与書悉入弘文書
庫、皆四明翁經營之力也、感愧兼併、僕而後知桎梏
之免、首領之保也、虽然点汚至此、信無面目對人也、
在房三年時一見問及者、唯友生某与鎌田鵬齋二
人耳、其餘平素膠漆相与者、亦皆唾而去之、不容于
歯牙間、何也、僕既（蒙）点汚非人之名、則其至此者固
其所也、不但此（而）已也、初祭酒薦僕於岩邑侯。事将
成、以僕之名籍于細川侯、而僕私遊于江戸、則岩村
侯之請僕于細川侯、必不得也、故使員長私細川侯

留守某、大城多十郎者、熊本助教也、召僕告曰、子之
在此、熊本之士莫不知也、我將薦子于侯、子持旧稿
及上書、又私員長曰、辱忝酒請退藏、恩至大也、然吾
將薦于吾君、事若不成、則使留守員、謹復之執事、事
決本年八九月而已、此事在其春、足下所悉也、見一
逐于林門、此事亦已矣、其誰使之然也、其後歸江戸、
困苦窮愁、士行所知、不復呶々也、居一年而林門之
籍復矣、此固可喜也、然又有尤可傷心者、僕之見逐
于林門之數月、事聞于郷里、或曰盗林氏者、或曰受
刑、或曰亡命、老親駭愕、侍養者婢一人、百方求定信、

松屋製

而山海三百里、不可得也、時有里人流在江戸者、使
之物色者二年、亦不得也、而二親愁思、老病日侵、奄
然而逝、而僕不知也、其明年始復籍于林門、而寄信
于熊本、方始逢向物色僕者、則云、始老親得大城子
之敎、望歸有日、忽然得凶信、遂至以不起、嗚呼、使老
親含恤、不能開一日之眉、固僕不謹名教之所致、而
足下亦豈得無造于此間哉、又有尤可恨者、在房時
聞足下典書盡入弘文書庫、皆四明翁經營之力也、
而三年前、和泉与市者、一日突入僕門、以盗呼僕、々
不服、与市曰、向子典筆叢一部、而四明先生召僕曰、

此弘文書也、彼二人者、私典之泄、々逮持来、我曰、求其本子、先生曰、此盗貨、不逮持来、將鳴之官、以取于泄、我不得已、附之先生、令而得子、是得盗也、子不合本子而償我者、我將以盗鳴官、問家主之名而去、僕時猶窮計無所出、乃賣日用講書不可無者數部償之、此士行所知、又託士行一鳴之四明、至起卿則為僕往説于与市者也、至常盤門典鋪、則僕不知附本子而取其書乎、抑亦以盗貨從事乎、夫以盗貨從事、彼拱手而附其書、抑亦幸矣、彼不可持鳴之官、則足下亡命、不知所往、而僕尚在府中、或在房州、人莫不

松屋製

知也、捕吏邏卒、僕豈得辞哉、箠楚拷問、僕豈得避乎、此其勢之所必至、不至今日而知也、足下三月桑名之約違而知矣、五月入甲之言不諧而知、六月再入甲之挙乖而知矣、僕之全身而至今者、抑亦天之幸矣、而足下陥僕于此、恝不之顧、一則出甲入相、江島鎌倉金沢之賞心悦目、二則悠々然、与々然、入駿入遠入京師、坐皐比講道藝、歳月之久、寸簡隻字、亦不波及、則足下之視僕、猶塗人之不如也、僕之情義、豈得不絶而恨不深乎、至仮印之言、僕実語之士行起卿、足下所責良是也、雖然此亦負冤抱屈、不能自明

之言、當時自謂足下受之、亦以自甘何也、使僕單獨
一身如足下孤雲野鶴、何天不飛、其則負寃抱屈、固
不足言、引足下罪自居、亦何辭之有、家有累、号寃泣
飢、携此何往、僕交友滿都下、其視如同胞者、不下十
數人、自一逐于林門、皆視如臭穢之不可近、遇之于
塗、則背而過之、當此時、能振拔僕于泥塗者、惟一士
行耳、次得起卿、雖此二人者、猶且有疑僕之色、則僕
之所自明者、偶然出于是耳、足下既已陷僕賣禍則
受其虛名于吾一二朋友、亦何得辭乎、然而足下之
責僕至此者、蓋忘八年前情狀耳、不想八年後情事

松屋製

耳、足下靜坐間処、思當日之情狀、又時引士行、問八
年後情事、參之以此書之所言、則必有不足咎僕、而
反足以憫僕者、有不足憫僕、而反足以自咎者、此僕
之所以呶々費辭而不已也、足下書又云、僕託罪于
足下以自復于林門之籍、而解禍于此、則又不可弁
也、始僕之帰江戸也、見起卿于士行宅、起卿惘然憫
僕之寃、使僕見其師高井某々進僕于其君、而其君
旧有儒員、不得增也、於是某乃使僕醫名而儒行、勲
祿之及有日矣、有聞僕之進者、曰、此見逐于林門者
也、其必非善良也、何不試問于林公、某乃語僕、々乃

使其生竊請林公、公曰、退藏可惜、儒名而醫行、吾門之復、猶可望也、醫名而儒行、此自絶于吾門也、僕因就堀江秀輔、請于林公、書詞甚簡、有司不可、秀輔乃承意起草、其詞則士行所目睹、猶藏在篋笥、一叩之士行、其間豈有一語託罪于足下、以自免乎、又況僕之罪、定乎退塾之時、而連累之坐、定乎刊籍之日、則待三年之後、語士行起卿者、以託罪于足下、亦果得乎、其所謂託罪者、不云僕亦與書乎、僕固與書、但隨典隨僕、則與書之跡安在、虽今則臨、亦少年之乖氣耳、不敢累一人、不敢失其期、則加之以其名、亦不可

松屋製

得也、豈如足下計究術盡、至其發覺、則脫然去之、累及他人乎、要之足下所責、在託罪以免、而僕之所恨、則在坐累至刊籍耳、且足下以為僕之復籍。為利而為之乎、生我父母、教我養我者林氏也、十五出鄉、十八入学、至今十五年矣、大則講習討論、以濬我有、小則起居息食、以養其身、恩至大也、義至深也、一旦以詿誤見逐、則僕之請復、人之至情也、不然則以醫名而仕于某君、何必辞潤身之禄、而蹈究餓于六年之久乎、今之解褐于此、亦林公之憐僕之一折不奮也、又何託罪于足下乎、但有人問僕以當時受譴之状

者、則僕答之曰、退塾之罪、僕之所自致、而刊籍之累、
則坐于足下也、是實録也、不但僕之答人以是也、雖
林公之答寡君之世子者、亦如此而已矣、足下何不自
思乎、若當時桑名之約違、郡内之言而僕之居□
進退、至不可為、而林門之籍刊矣、〻〻〻〻〻、而
首丘之仕不可得矣、父母含恤而入地矣、僕受盗書
之名于此都、而悪声及三百里外矣、加之以究苦困
迫七年之久矣、然猶故旧不遺、託士行以致声于足
下者、此僕之猶尽情義于足下也、而足下陥僕至此、
則情義之絶者、實足下所自絶、而又何責僕以情義

已絶之言乎、聞吾藩之權門右族、皆足下弟子也、至
大夫河野子、則至以從政謀足下、甚幸〻〻、以僕之
新任于此也、綈袍恋〻、既已使中山君走曹丘生于
數百里外、固所願也、然人浮沈得喪、天既安排了、非
敢請也、唯在足下之情義如何耳、刊籍復籍、両録于
林氏升堂籍、而大卿金藏掌之、買盗名狼狽向房、大
島与堀江實知之、始裁答書、不欲言至此也、而足下
所責不遺餘力、則僕亦不得不自陳至此也、雖然足
下之在揚子、何嘗有意陥僕乎、究乏之極、討違謀乖
任僕如云〻耳、若其以好意見加、則僕何拒足下乎、

松屋製

足下幸思之、此書不必求士行見之也、又不必投之
水火也、僕之在究餓焚溺之際、使足下得罪于一二
友朋者、亦負冤抱屈、不能自明而然耳、其至相厄則
一也、足下所責、僕謹受之、足下亦可以自反也否也、僕
之究餓、今則少蘇、而足下雖猶究也、坐皐皮、講道藝、
執策請業者、相繼于門、則束脩之入、亦可以略給矣、足
下之得罪于一二友朋者、今則略明、而僕之負冤抱
屈、亦可以少伸矣、僕今則衰薄甚、鬢之白者已見五
莖七莖之白、而兒名文者亦已就小學師、則足下亦
老矣、交友落莫、日甚一日、足下亦有曩時少年之樂

松屋製

乎、好意相加、則八年前松某耳、八年前平某耳、情義
之絶、亦可以續、而書疏往來、或敘旧情、或證新得、時
又幅中野服、見僕于隅田之上、因事西上、陪足下于
洛水之屋、則其為樂、亦豈八年之比乎、此僕之所願
也、不敢請耳、僕今名明復、單稱復字、字希孫、向在房
山時、有所畏仰而易之、肝膽如裂、辱足下之書、不能
默受其罪、惶恐無地、　閏月十六日、益城復白、

答島田君問目

家祭（一本祭下、有依何書三字、）

潡師家祭、（一作潡師家世祭儀）自羅山以來、大概用文公家礼、肰家礼之書、蓋非文公旧帙、其間徃〻於附會（一作附托）者不一、則不必全依、且吾之於漢土、風習特異、又不能全从也、如其儀節、則略依其意、（一作从之）至供膳等、則多用國制耳、其他中村惕齋翁有追遠疏節、村士玉水有二礼儀略等書、蓋其学徒所用、至我門不之用矣、肰其書亦皆据家礼修之、想亦大概与師門同也、

「家礼書、性理大全、有纂釈、丘氏儀節亦可参看、三

宅尚齋有筆記凡九巻、参考頗詳、可備考証」
近世中井竹山〈積善〉兄有喪祭私說一書、頗得礼俗之
宜、似可採用、（一作足可循守）但其用素膳、則竟属徊俗之見、
此不足（一作可）依也、（也下一本有其他可採用者居多焉十字疑九字）近年写一
通贈田中君道俊、幸一傍覧、

貞字

貞字連語、可採用為名者、經傳中甚多、想門下（一作執事）
侍生不少、間燕時面命捻点、咄嗟可辦、不必下問、下
文美字進字等、亦属此例、（一作以此例推之、）

別号

別号、古者和漢倶無此事、用其水、其山、其村、洲、渚、澗、
谷、堂、室、軒、亭、齋、所等為別号、趙宋以来陋俗（一作習、）也、
人生既有名字、又有通称、一人三名、不為不多、於是
又用山水洲渚等、別設一号、則是一人而四名五名、
乃至七八九名、夥渉可驚、将何所用乎、朕既蒙下問、
不敢不奉答、謹以官刻自号録一通（通一作冊、）奉贈、就中
採択之可也、

反切人名字

韵鏡之学、据鄭樵七音略、本出於西域胡僧、而其成
書想在唐季（一作唐季宋初、）也、

「按、張麟之韵鏡序、其書名玄韵鏡、避聖祖及翼祖諱、故改名指微韵鑒、今還祧廟、復从本名可、見其書既在宋以前也」

其書以清次清濁為經、以開發收閉為緯、就圖指局、不必用反切、而字之正音、居然可知也、本朝陋儒僻釈、依張麟之序例、以全為為反切設則大謬矣、此書撿彼間諸家書目、今既亡逸不在也、其入本朝、蓋在室町公時、

「後奈良天皇享祿中所翻刻、宋慶元辛己、張麟之校本者、古趣可嘉、余友人某藏之」

則斯學之興、其時蓋可想也、其反切人名、以求帰納者、漢土所未曾有、而本朝之有之、未知起於何時、姑以後奈良帝享祿中斷之、後奈良帝諱知仁、為明応乙卯生、乙卯於五運為水運、而知字在韵鏡為舌音徵、ゝ屬火音、此水火相克也、豐臣公壽六十三、為天文丙申生、火運、秀字為齒音商、ゝ屬金、吉字為牙音角、ゝ屬木音、此亦為金克木、火克金、神祖亦天文壬寅生、壬寅金運、家喉音宮、ゝ屬火、康与穅一紐、牙音角、ゝ屬木音、則亦金克木、火克金也、以此類推之、則其事之創、蓋不甚久也、一作為國初以來事、無謂甚矣、然 今世習俗

既成、不可奈何、学者枉而从之、一作究竟不用、反切可也、無謂甚
矣、

表德上下字

表德之上用公君士、下用甫夫卿等字、此亦以杜預
春秋釈例、及史記漢書等各傳首点檢自見矣、請以
前条貞字例推之、

經書傳注

大学章句、一無二字、用朱子文集語類、真氏四書集編、通志
堂經解收、趙氏纂疏、詹氏四書纂箋、朱氏四書通旨、同上胡
氏四書通、同上景氏大学中庸集説啓蒙、同上永樂四書

大全、近時有清陸稼書讀本、頗為精要、蔡氏蒙引、陸氏困勉録等、量
力用之、纂疏通旨、既有官刻、啓發集、新疏纂釈、倶屬先輩集録、
必有佳処、然不必用、
易本義、用朱鑑文公易説、經解收胡氏附録纂注、同上胡
氏本義通釈、同上○三書官既刻董氏會通、同上○此編〻入呂氏音訓、一書極
要、康熙官撰折中等外、程子傳、孔氏正義、李鼎祚集
解、亦兼讀之、集解、雅雨堂十種收、程子傳別為一經治之、
書經傳、自書序、（朱子所撰、見大全及文集六十五卷、
今行本皆不收、）至大禹謨、率百官若帝之初、為朱子
訂定、以下往〻多可議者、用陳氏纂疏及董氏輯録

纂注、經解收二書、俱有官板、黄氏通考、陳氏旁通、俱坊刻金氏表
註、經解收申氏講義外、以孔氏正義、林氏全解、呉氏纂
言、王氏纂傳翼之、雍正官撰彙纂亦可用、更以近人
江戸尚書口註、王鳴盛後案訂定文字、
詩集傳、有輔氏童子問、朱鑑遺説、許氏詩傳名物鈔、
三書俱經解收、官既刻、朱善解頤、經解收永樂大全、顧氏説約坊刻
箋、雍正彙纂亦可用、外以孔氏正義、李樗黄櫄集解、
經解收范処義補傳、同上呂氏讀詩記、坊刻何氏古本古義、
會津侯既刻輔之、然以童子問、名物鈔、正義、讀詩記為緊
要耳、

礼記、主鄭注、孔氏正義、此明初以前定制也、其他衛
氏集説、經解收最為精博、乾隆儀疏儀疑義(保)亦可参用、自
永大全主陳氏集説、世之学者、往々不讀鄭孔之書、
陳澔尤為庸陋、如主其書、則納蘭氏集説補正經解收、○
亦官板不可不讀、
周礼、鄭注賈疏外、有王氏周礼訂義、經解收犹礼記之
有衛氏集説也、是經、清人始能精研之、然愚皆未及
讀也、乾隆儀疏、亦可参用、
儀礼、亦主鄭注賈疏、以楊氏儀礼圖、敖氏儀礼集説
二書經解收翼之、乾隆儀疏可参看、此經、朱子有經傳通

解、学者当主其書、但今世此書不行、姑依古注疏、是經、從來多誤脱、清人張氏有儀礼句讀一書、改定其字句、而後以上諸書、始可下工夫、

春秋之学、極難得要領、朱子曰、為其經文甚簡而傳説極多也、(以上)如惟讀左氏一書、則杜氏正義外、有春秋釈例、(官刻既)有呂氏左氏傳説、(經解收)林堯叟句解、(此書種類極多、今姑用杜林合注、)傳遜左傳屬事、(坊刻)辨誤、(同上)陸粲左傳附注、(同上)顧炎武左傳補正、(坊刻既燬、亭林遺書有原本、)惠棟左傳補注、(貸園叢書收之、間其書甚精、未及看也、)等、下問校本、未知誰氏所校、坊間近有尾人秦鼎所刻、豈此乎、僕未睹也、

尺牘式

僧蕉中有尺牘式三卷、昰莵園冊子、至其書式、亦可用也、蓋五山長老、自室町公時、專掌外國書啓、伊又為彼間巨擘、其所行用、必得真的、然本朝斜封之製、出唐時斜封、墨勅可證、今日沿用亦自不悪也、

純美出処未詳、呂覧、士容純乎、其若鐘山之玉、注、純美也、离騷、昔三后之純粋兮、注、至美曰純、然則純美字、虽不得出典亦可用、史記平準書索隠、

（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鈞駟、漢書作醇駟、醇
与純一、純、一色也、）
醇与純同、肰純美醇美同乎、晉書阮种傳、播醇美之
化、云々、

貞香女追悼歌巻後

吾友蟬菴老人有三女、長曰金、幼字金吾、仲曰游、季
曰留、期月之間、相踵病歿、而金吾之死、尤可駭異、事
既悉於歌人夏蔭之所敘、此不絮叨、唯余与蟬翁、淡
交卅餘年、既見其生、又見其長与死、而金吾視余、終
始如丈𢓜人則余之痛悼其歿、亦与蟬翁不殊也、又
聞其未歿半年間、毎余過翁談論、金吾凝矜傾聽不
倦、余去則就翁叩其所未至、或見余以詩文相交付、
乃又借覽問翁以其文理、意解心融而後已、余不知
其何所為也、余覩其蘊火之詠、自肰流露、与蘇詩此

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同一感愴、如乃翁之表其墓、比之清女中盧句、又似高一等、則深源培本之意、蓋有非偶然者、此則夏蔭之所未及、而独余与翁知之者、讀是卷訖、攬涕補於此、以漏余之痛嗟、夫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々之所鍾、正在我輩、而樂天則達人、其詩不曰乎、大都好物之不堅牢、彩雲易散瑠璃脆、此亦余与蟬翁遣情之一方也、天保二年十二月貞香女士小祥日、羽沢老人松崎復書、

松屋製

題機山公遠諱噠嚫列名冊首

一代題機山武田侯遠諱噠嚫冊

文政壬午

我宗機山公薨之二百五十年、現住慧林寺賜紫禅師延陵大和尚、於其諱辰、修大法會凡七日、自侯伯及朝士以至陪臣処士、其祖先之嘗有旧誼於公者、皆有蘋蘩之奠、和尚既冊其名氏、以余之為小宗於後也、請題其首、顧予家亡國之餘蘖、幸頼照祖大君寛仁、憫我宗之無後、擢公之从子（一作孫）諱信俊府君世奉公之祀、傳世以至不肖徳則、和尚之請不可辞

也、乃係以詩曰、
烈々吾宗、自新羅公、二十餘世、綿々繩々、山河之固、
民物之衆、維撫安之、暨乎機山、惟機山公、勇略蓋世、
沈幾先人、厥文彬々、厥武桓々、猛將林立、勁士雨集、
內脩外襄、（一作攘）彊隣慴服、將整其旅、往定上國、天不
假年、中道呼滅、嗣侯彊鷙、惟莫予違、老成天德、讒謟
是依、燎原不戢、暗啞叱咤、闔族自殲、天目之隕、吾祖
式幼、於野潛遯、猛將之子、勁士之孫、遭朝寬政、俱弛
負擔、不耕不畬、武嬉文恬、維孰之續、惟公之錫、太君
欽止、視乃所迪、尒侯尒伯、（一作為侯為伯）以承以繼、猛將之
後、（一作子）勁士之裔、既吾衰宗、莫墜公績、如公斯在、惟
公之神、陟降於天、朝為甲雲、夕為信雨、駿相武毛、沛
沢腴々、士抃於廷、民舞於戶、洋々周流、臨泄莫斁、勿
謂公莫予覯、不懈於職、靖恭於位、乃收蘋蘩、書示來
茲、斯吾以詠、乃失斯詩、
文政五年歲在壬午、秋九月、十世從孫信德稽首拜
書

小澤室君墓表

仙台醫官故竹中道穩先生之室、曰小沢氏、諱民、与先生同里生、考元良、妣遠藤氏、年廿五嬪於先生、ゝ四子、伯曰鶴、仲曰真、皆先殁、叔曰昌、号道見、克傳其業、仕如先生、季曰奕、号杏菴、出継越智氏、亦仙台醫官、二女皆適士族、室君沈深寡默、助先生有婦道、教子女以嚴、後先生七年、以文政丙戌歳九月十九日戊戌、考終於道見之室、壽七十有五、越三日、祔於先生之墓、室君一醮五十年、始於憂勤、終於壽寧、皆与先生同之、古者婦人無外事、死則合葬於夫墓、故婦

10 高知堂製

人之德行、皆附其夫而傳焉、故載於先生之墓表者、
此不復述、從附書之例、且惧煩也、讀先生之墓表者、
可以想見室君之矣、

松屋製

凹相先生墓表

先生諱完藪、字逸作、藤姓、小村氏、晚自号凹相老人、
石見國濵田人、世仕前城主、幼好使槍、学無尺槍術
於同僚岡田先生照桓、悉究腑臍、城主命為槍師、移
之於江戶邸舍、開場授徒、城主移封於棚倉之歲、ゝ
在丙申、六月十八日戊辰己時、以病歿、葬貝冢青松
寺、壽八十四、謚曰凹松院自得必勝居士者、蓋其生
時所自擬、釈氏因用之、予姻堀玖受業於先生、為諸
弟子屬余銘之、銘曰、
棋有死勢、傍觀者言、西南風急、恐將覆船、敵人改畫、

死灰復然、氷刃電激、頭飛於前、翻局而承、擧亦敵人
四坐失色、骨栗肉顫、嘗聞其語、今睹其人、因相老人、
蒨年發憤、烈士恥挫、不忘喪元、屈不可受、棋兵勢均
一死以甘、其理得伸、藏鋭守鈍、六十餘年、寓神於檢、
消磨終天、大平有象、英雄無分、老死荒草、目不可瞑、
片石所勒、厥名則傳

松屋製

米澤故監察丸山君墓表

述齋林公之故人曰丸山君子遠、其歿也、孤子貞明、
以君妹壻小田切盛徵狀、請銘墓於公、公既銘、又命
授業松崎復曰、吾少與子遠、从太室淺井子而學焉、
今三十年、當時道義講磨之友、風流雲散、漸爲異物、
唯有子遠與盛徵在耳、子遠亦逝、盛徵之狀、吾豈忍
讀、汝爲序之、復唯而退、按其狀、君本生父曰星氏長
庸、母宮本氏、祈熊野祠而孕君、及生有一黶、人以爲
異表、甫六歲、使出後同僚丸山氏、十歲時、受讓所掃、
家人失其所在、倉皇探索、則就今成士藏者、請授孝
經句讀、既長學於処士倉光某、又受業太室翁、所造
詣日深、翁嘗賞其材、性卞急、矯以敦厚、終加自然、尽

孝於所後、又能使所生忘其出而嗣人、儉以自奉、而豐於施人、有貧困無告者、竊遺之善穀、每戒僮僕使不知其出於己也、善筆札、平生好尊円王書、用功篤至、頗臻佳境、隻字片翰、脘脘乃為人宝重、常厭酬答、老不復多作、敗疾病強作數十幅以与人、皆忠孝勸儉篤敬等字也、著有宋儒沈実録抜萃、及詩文稿若干種、君登位三十年、事今老大侯老侯、自近習累轉陞監察、歳俸至二百七十五石、二老侯深倚頼焉、賞賜甚厚、君善病、而夙夜尽瘁奉公、益病、屢請致仕、四請乃許焉、養病家園殆十年、日事鉛槧、玩理趣、体倦則灌漑花卉、時観栄落、俯仰吟詠以終、享年六十有四、文化丙子歳、閏八月二十七日甲辰也、越三日

丙午、葬米沢治下龍言寺所後之兆次、元配丸山氏先歿、生男貞明、一女適小野里貞規、継室市川氏、生男善長、出嗣藤巻氏、孫男三人、君諱蔚明、字子遠、称平六、別号石門、老自称安齋、丸山氏系出嵯峨源氏、足利氏之世、有藏人助政明、始仕管領上杉公憲實、公愛政明忠盡、賜其子越前守某名實明、々々之子重明、永正間死事於上毛長森原、子孫世有功伐、八傳曰諱矩明、無子、養君為後、妣曰登坂氏、君之元配所出也、貞明又好学、仕今為某職、状又曰、敞幼受学於君、後同事太室先生、又受室星氏、虽汚下不至阿其所好、故余承而序之、至其性度学術居心之微、吾師之有試而銘之者、固直道不誣也、某銘曰、

嗚呼子遠。敦龐其資。沈潛其学。靜默如訥。而部理制義。皎如刻畫。推忠移孝。其道上施。美疢中身。事与命睽。不然。邦君之純明愷悌。寧置子於間。暮年蘭瑟終志家園。維昔之游处。凋零殆尽。唯子有矣。今不可復見。託情於辞。以表宿草。冀用永子之道乎。文政五年。歳在壬午夏四月 日。

高知堂製

槍師田相小村先生墓

先生諱完藪。号逸作。藤姓。小村氏。晩自称田相老人。石見國人。世仕濱田城主。幼壮好使槍。受無尺槍法於其僚岡田先生照恒。悉究閫奥。城主命為槍師。移居江戸邸舎。開場授徒。受業者頗衆。城主移封於棚倉之歳。々在丙申六月十六日戊辰禺中。以病終家。壽八十又四。葬城南貝塚青松寺清岸之原。謚曰田相院自得必勝居士者。其生時所自擬。釈氏亦因用之也

天保七年秋八月

關老夫婦藏歯冢表

陸奥關義剛、幼欲修一技以自表顯、邑僻陋無所師資、見人斉後藤氏直〔奈良〕氏等諸工所彫刀飾、意喜之、試其象、刻竹木金石、略得如意、年十八、乃啓父母、而請數年暇、經水戸會津入幕府、又過加越諸藩、游二京浪華、而及肥筑諸國、其名攻金巧彫鐫者、啇訊耽思窮力不怠、又啇学畫法、於是劑金鎚、鍊范弃鈿毛之畾字、諸名工之所不兼綜者、又皆一手出之、故虽諸名工、亦皆称其篤志遠到、義剛曰、此可以報所生矣、及帰、二親既葬、墓有宿草焉、泣曰、生既不得養、死不顯其名、不子也、乃西來幕府、從銀臺大姓某、得紫金數百兩、規作承塵徑六尺、彫一盤龍於高輪泉岳

松屋製

寺門樓上、又摩一石彫交竜、以表父母藏畫之家、介余所善遠山士文、入羽沢之岨、請曰、賤工義剛欲成一技以養父母、而父母不能待、今惟有顕其名耳、但吾父母性虽淳良、所居僻陋、除農桑外無佗可称、幸得賜一文字、而揭於冢上之石、可小慰於地下、而義剛虽死不朽也、其言甚哀、因命奏技於前、鏨鎚之行如飛、又出其所鐫人物禽魚諸刀飾、奕々生動、往観門樓及藏畫之家、瑰瑋更可驚、詩曰、鞞琫容刀、説者曰鞞下飾、琫上飾、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攷工記、又有攻金之工六、則義剛之取執皆出於三代詩礼之所傳、又況自鎌倉幕府以来、天下久以刀劍代筆笏、則刀飾之貴、其工亦不賤、而義剛之技之精如此、

今夫世禄在位、職在右文左武、而恬嬉自如、不愧義剛者幾人、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義剛之技益熟矣、其顕父母於後世不疑也、父曰某、母某氏、義剛字直吉、閲其族、陸奥国某郡某村人、銘曰、

鏨為筆兮鎚腕、周旋規兮折旋矩、駆万象、虽豪分、書肽中兮桑林、舞巧与刀兮絶類离倫、莫所不佩兮王臣、技虽小兮嗟顕親、

墨水漁唱跋

与日歷文政七年甲申十一月八日所
載『書墨漁唱後』[頗]稍有異同 保云

述齋林公居第、有巽園之水木、郊坰有各墅之雲林、又有鷗窠之烟波、退食餘暇、逍遙游矚、命駕則超然自得、殆若忘簪纓之在身、事務之嬰心者、客或疑之曰、天下之文宗、何不清儉自律以率風俗、而徒役心於園池游觀之適乎哉、予曰、否々、夫公之德才、上佐廊廟之經綸、中応邦国侯伯之諮問、而卿大夫夫百司庶官之所矜式、下則天下之士望下風、而門人

小子之請業請益者、又投其肄、他人処之、眩瞀錯乱、不遑応接、而公則怡然整暇、不動声色、片言隻語之間、人皆饜其欲而退、此則雖其出群抜類之資固有然者、亦豈無所助哉、夫自彼園於事者観之、迷惑汨没、惟見其浩攘膠轕無涯涘耳、自其外而観之、則氣括心澄、見物各有隊伍、事各有条理、井然布置、燼如眉目、以物付物、以事還事、發縦指示、縦横中竅、犹何労我之心思知慮於其間哉、然則公之有是適固亦有事外之助耳、客与夫湎溺富貴、畳石疏池、奇花異草充牣其中、徒以助其声好游宴之娯者、比而問之何也、疑者釈然、唯々而去、是日也、松軒君以所手録公之鴎窠詩一巻属題、公於巽園者有家園吟、於谷墅有谷墅雑賦、至於鴎窠則有寓蹟之記、予皆已受而観之、瀟洒淋漓之詞、深沈沖澹之思、如登高山吸雲氣、入深林聴水声也、如斯巻始得睹之、俯仰縹緲、高朗昭曠、又有出園吟墅賦寓記之表者、於是巻有以観公之得於事外之深、故能入於事内、而従容整暇之概有如是者也、然則園池游観之適、如公者而後可也、不然非溺而荒、何足論邪、甲申至月初九日書、

記淳化祖帖後

呂氏受賜閣帖、乃淳化祖搨、於步昭時、（疑前明）爲天下閣帖第一、王文肅公錫爵、（疑有脫字、）与亡友卿雲所藏、係其重摹乃是嫡子、晩明時、祖搨旣佚、是帖竟爲天下第一帖、李日華便目以祖搨、又云、帚墨新好、似此爲供御物、夫涉世六百年、經六七名人鑒藏、豈有帚墨新好理、彼久厭繆濫、遽駭創見、遂爲此想耳、望雲生刻卿雲所藏、骨肉勻停、纖微克肖、乃其嫡孫、朱竹垞云、吾鄉項氏天籟閣初搨足本。題以千金經、亂後失去、祖刻之遺、獨有函山劉氏夾雪本、已闕三卷、補以別帚、

孫退谷僅存二卷而已者、虛舟作考正時、俱不及見、則刻除卿雲原本外、又為今日閣帖第一、日月出、爝火息、宋元以來淳化聚訟、自不待聽而退矣、嗚呼休哉、庚子新秋月、益城松崎復記、□□

秋萩帖跋

亡友齋田士華究心八法、鈔鑒藏、悼古賢矩矱日微、而悪札縱行、莫之能禁、欲勒其所模榻尚古法書三十卷以示世、大率皆双鉤真蹟、纖微克肖、無毫遺憾、而後始止、故天下劇蹟、悉萃焉、後先尋勒數卷入棗木、會有鬻剞劂清風刻秋萩帖板者、其骨肉姿態、与真本無二、而刻法巧妙、刀皆直下、而方其底、士華曰、是漢人鐫法也、喜甚、時歲暮、一貧如洗、求讐急於星火、遂捐其寶刀一口以償、但末闕數十行、未及補雕、士華奄逝、委塵土久矣、久徵善傳士華法、乃以其摹

本足成之、行将刻全帖以成士華之志、請余書後、所
以志也、余少壮偃蹇、就仕日、高人以今所佩猿捉月
刀求售、山沢矐儒所有、僅書數束、輟用易此、後而思
之、粗蠢之態、蓬勃可厭、士華家世武弁、便能賣刀買
帖、風流傾倒、有古文士風、是虽小事、士華之概、即此
見矣、士華為官、落々數奇、抱志入地、余与同人謀、買
石、一状其行於墓、犹無以慰才人之魂於泉下、弁一
書附久徴、刻之帖後、死人有知、可以破顔一笑已、時
會小重陽、方在士華忌前四日、去年余以是日、表其
墓、今又跋此帖、盖士華有陰使之者耶、将余之耆々

不能忘於士華而然耶、而（疑雨之誤）俱慨然、　文化丁丑、
友人松崎復識、

題起卿和仲篤自嘲詩後 戊子正月

右二人皆余親旧、余始逢仲篤、〻〻年廿五、余年十七、起卿見余、如余見仲篤年、而余尓時二十有三矣、仲篤尤善飲、尤早死、起卿之飲、不及仲篤、屢喜中酒、年五十、去年死、余飲亦不及起卿遠甚、今已五十有八矣、未識麹生能為禍祟於知己者乎、將愛麹生者之傷於尤甚乎、両俱可悲、二詩得之高井玄益、〻〻仲篤之壻、而起卿之妻之義兄也、

保云、焚、原本作梵、恚作表、今訂正、

代書彌陀經後

先師雜華公梵誦餘暇、焚香拂地、好写淨土三部經、自丁未六月、喪大夫人後、是業益勉、凡写大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不降數十通、如阿弥陀經、殆過百通、每一通訖、或送諸名藍、或散諸檀越、尓時不慧猶幼未知其可愛惜也、辛亥歳、先師齡四十二、十月十七日、微疾示寂、今三十三年矣、霸府風氣多火、名藍及檀越之家、往々延燒無虛歳、今其親蹟大槪入刧尽矣、不慧因欲刻所藏三部經、以存其影響、其功頗大、乃先鐫小經一通、諱日之辰、典之影堂上、且散之諸

松屋製

檀越、此亦先師之志乎、回憶六七歳時侍先師、〻〻撫余首曰、写経功徳最為殊勝、因以調伏諸妄、而發抒慧心、莫近於此、兒其志之、今其徳音在耳、而殆及先師之年、志氣昏惰、筆墨澁劣、不能奉遺訓、毎一念及之、不覚涕涙簌〻而下也、文政六年歳在癸未、十月初、輪嗣称念寺主晁水釈玄明謹識、

高知堂製

書楓山文庫古鈔本後

（与刻本有異同）

右楓山御書庫古鈔本、春秋左氏傳集解、羣書治要、法曹類林、倶巻子本、係北条越後守實時金沢文庫旧物、足利学校宋板五經正義、明板孔子家語、後漢書、倶冊子本、係上杉安房守憲実父子所置、二家歴世、真跡題跋並存、余監秘書時、作右文故事、附録金沢文庫幷足利学校考、悉録入以存二家好学儲書之概、御藏又藏金沢本宋板尚書單疏、又有天文年影鈔金沢本春秋左氏傳單疏、現藏於常陸國正宗

寺、享保中有山井生、据足利本、作七經孟子考文、至金沢古鈔左氏傳、及二經單疏、猶不及睹也、近日清人阮元原考父、作十三經校勘記、又未嘗知也、余因各謄一通藏家云、実時鎌倉幕府外戚、於相模守義時為庶孫、於武藏守泰時為从子、經引付衆評定、陞引付頭、好学師事藤原真人教隆、晩退居采邑金沢、建文庫、度生平所聚書、子顕時、孫貞顕、克循守家学、顕時嘗翻刻傳心法要、貞顕晩代高時、知幕府政事、正慶二年、同子貞將、殉東勝寺之難、貞將絶纓詩見太平記、盖亦有父祖風、憲実足利等持公外戚、少任鎌倉管領、修金沢文庫、足利学校、年三十、有所感憤授職弟清方、一旦祝髪、自号雲洞庵一主長棟、又称高岩道人、随庶子二人潜遯、行脚郡國、其視弃八州兵馬、犹一艸薹也、後終於周防國山口、巻中松竹清風其啚書記也、子憲忠、孫憲房、相継襲職、俱能奉乃翁志、不敢失墜、憲忠跋周易、在弱冠之時、憲房鉢形陣中臨終遺言、置十八史略於学校、其好学可見也、盖自保元平治以来、王綱不振、簪纓偷安、典籍之道幾乎熄矣、二君以兜鍪武夫、独能奮於举世衰乱廢学之日、聚書講磨、不遺餘力、其父子祖孫、清風高壌、

俱嬈美於百餘年間、等之其所收羅、或存或逸、殘香賸馥、皆足以沾漑後学、而古經一綫之傳、其功又竟帰於二君、何其事之甚偉、而迹甚相似也、方今清晏二百年、文化風行、甚盛運也、封君將相、大列國、小列郡、亦皆開学崇儒、甚盛事也、其間苟能廢一朝宴私之享、以各雕一經、布之天下、使古經一綫之傳、粲如星宿之麗於天、豈亦非甚盛德事乎、顧余貧且賤、其力未遑及也、今又移官浪華城弓鎗監去、策且就其題跋摹刻、數則以諗世、嗚呼知我罪我、其唯古經乎、貸之數百年前之二君、其或不我罪也、諗之今日以後封君將相及有力者、其果知我乎、抑亦罪我也耶、

文政己卯夏三月擁書城主人近藤守重識、

保按、此蓋細注、今姑從原本、而為側提、以下倣之。

書尓雅音釈後

此本係北宋仁宗時刻版、南宋高宗時補刊

（敬驚弘殷匡胤玄朗恒楨貞禎徵等字、皆缺筆、其係補刻者、版心各有重刊重開化、又桓遘二字缺筆、餘講購等及植字係原刻者、皆不缺筆、此可証也、）

原本京師大醫某君所藏、亡友狩谷卿雲借鈔極精、余病有宋以來此經滅裂、欲計一本以貽後学、顧世無善本、忽睹此本、急請卿雲獲之入刻、有年所、未敢出以問世者、猶恐其有訛脱也、後又得室町氏時翻

刻大字本、蓋所謂蜀本也、

（毎半葉八行、〻十六字、注双行、〻廿一字）

詳攷其体式、蓋与是本、後先所刻、亦有南宋孝宗時補刊、

（帝諱鈌筆皆与是本同、其係補刊者、桓遘慎三字皆鈌筆、餘溝購真字、及桓慎二字、係原刻者、亦不鈌筆）

其字豐肥、虽異是本之謹粛、至其源流実同、故据以訂正、参以元明諸本、其訂正異同処、亭施黒点、仍作校譌附末簡、庶存是本之旧、使讀者兼知二本之同

異也、是本毎巻末有音釈、不審誰氏所作、

（案晁公武讀書志曰、尓雅有釈知騫及陸朗釈文毋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学生疑於呼讀、釈其文義最明者為定、有尓雅音略三巻、今此音釈、虽零星数紙、亦分為三巻、或係音略旧本歟、但毋昭裔乃孟蜀宰相、而大字本不載、是音則大字本、亦第宋本、而非蜀本也歟）

大字本所不載、但元明諸注疏本、及無名氏本、皆收之繪図本、亦取附經文各処下、頗有異同、因取各本訂正、以次合附巻末、所以便于検閲也、若夫結字点

面不正者、余自有訂定經本在、故一依是本之旧云、
天保甲辰春月、益城松崎復識、時年七十有四、

附記

昔謀此刻、時沼田藩士堀田篤庭光長、縮其俸金一鎰所資、故是刻不踰時而成、顧太樸不可、卽用校以十餘本、予性寛緩、卒業太晩、久曠篤庭之高誼、又吾七十以後、衰病相仍、学子渡辺魯山井璞出入持養、無所不至、小間則侍筆、此校所載、如段玉裁阮元郝懿行諸説、皆其所録入、其功兩不可忘、因得連綴而書、復又識、

稲荷神社考序

十餘年前、於亡友狩谷卿雲坐、見前田君夏蔭、其人秀贏沈毅、言不輙發、々必破的、卿雲曰、君学於吾友濱臣、々々学於春海、々々学於真淵、今之深於真淵之学者、吾知是人已、余時心懸之、然慵懶、久不相知聞也、數年前、為吾主君、点検稲荷神之事、疑時俗以狐精誣神明之所起、以問卿雲、々々便挙君所發吒祗尼天答之、持以白主君、々々大喜、取付稲荷社於末簡、尓後君乃出稲荷神社考、屬序、其書自上古地天未絶、人神相雜之際、以至鎮坐奉祀、与浮屠之

所傳會混合、指迷發蒙、莫或遺漏、信哉卿雲之品藻其人哉、近世海此海波之学、率懲於逃虚鑿空、徵実而不苟、彼則始於亭林竹垞諸人、此則以契沖真淵二老為髇矢、吾老矣、秉燭之所照、猶在彼矣、其有疑於此者、毎以卿雲為之帰、卿雲已矣、吾舎夏蔭氏将安求之哉、況於其得師友淵源之正、而年富力強、著書満家、此僅一小種、然講究精覈如此、則其所造詣、未可測量也、天保丙申歳秋月、益城松崎復、

与北郷新太郎 戊子

復啓、北郷尊契無恙、自別昌平已三十五年矣、非僕不思兄、〻之蹤跡、別時兄不言也、無所致言、尓時所相与筆硯者、加州大島贄川、廣瀬以寧、大槻民治、柳井忠貞外、今不在也、其在幕府者、以寧一人耳、近時遇荒川生、〻兄之隣也、因審其近況、賀〻、余今五十有八、猶能讀書飲酒、勝尓時者、加之学耳、幸時寄一字以慰三十五年之懐也、

生田翁遺像贊 并序

生田起卿持乃翁先生遺像、語復曰、畫像之設、不肖孤知其非古也、雖然寓我羹墻之慕面告之誠、外此莫得也、子請贊焉、復辭不文、起卿曰、毋、知先子之深、而有文者、外子、又莫得也、復何容辭焉、其辭曰、

不求聞達、不鉥富貴、四十餘年、隱於方技、默而善斷、言則不枝、信如金也、直如矢也、一族諍之、不奪、是々之確也、百夫撓之不回、非々之至也、即世之日、衆皆垂涕、送之曰、翁之德、使人免鬼、又曰、翁之訓、使頑為

松屋製

知若人古所謂有仁者非邪翁有子賢而文行將擴其業炳焉顯于世臨終之言何明且理曰吾莫貽于後唯不為惡以貽我子天之報善果在于是邪先民有云擬晁氏之君成知其無愧其亦翁之謂矣

松屋製

与棭齋

又雪老境可厭起居何如春夏間所請主君之印章三顆已使勤齋刻否近日屢見督責以老兄未還為答也何ゝ如ゝ伏走小童候問餘付面晤不一ゝ

復頓首拜

求古樓侍生　廿又五

松屋製